

# BLINDSIDE

How to Anticipate Forcing  
Events and Wild Cards in Global Politics

[美] 弗朗西斯·福山 ( FRANCIS FUKUYAMA ) ◎主编

辛平◎译

# 意外

如何预测全球政治中的突发事件与未知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意外

如何预测全球政治中的突发事件与未知因素

## BLINDSIDE

How to Anticipate Forcing  
Events and Wild Cards in Global Politics

[美] 弗朗西斯·福山 ( FRANCIS FUKUYAMA ) ◎主编

辛 平◎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 01 - 2010 - 779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外:如何预测全球政治中的突发事件与未知因素/[美] 福山主编;  
辛平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6

Blindside

ISBN 978 - 7 - 5161 - 4208 - 0

I. ①意… II. ①福…②辛… III. ①预测科学—研究 IV. ①G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817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曹宏举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 王炳图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惠爱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a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190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pyright © 2007

The American Interest

Blindside : How to Anticipate Forcing Events and Wild Cards in Global Politics

Francis Fukuyama editor

Licensed B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 C. , USA.

# 目 录

- 1 导言：不确定性的挑战  
    弗朗西斯·福山 ..... (1)
- 2 思考灾难  
    理查德·A. 波斯纳 ..... (8)

## 第一编 案例：回顾

- 3 慢意外：技术协同的动力  
    戴维·兰德斯 ..... (29)
- 4 美国对苏联解体的情报评估：现实与认知  
    布鲁斯·博考维茨 ..... (37)
- 5 突然的经济打击：东亚危机个案  
    戴维·黑尔 ..... (57)

## 第二编 案例：展望

- 6 过去与未来的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局  
    威廉·B. 邦维联 ..... (75)

- 7 再添一把火? 需求能源安全  
加尔·拉夫特、安妮·柯林 ..... (94)
- 8 新发传染病:我们做好应对准备了吗?  
斯科特·巴雷特 ..... (110)

### 第三编 预测

- 9 走在曲线之前:预测战略意外  
彼得·舒瓦茨和道格·兰代尔 ..... (125)
- 10 情景能帮助决策者胆大心细吗?  
罗伯特·伦波特 ..... (147)
- 11 创新与适应:以信息技术为例  
M. 米切尔·沃尔德罗普 ..... (161)

### 第四编 什么是可能的

- 12 卡珊德拉与波利安娜  
詹姆斯·库尔斯与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  
之间的一场辩论 ..... (173)
- 13 全球的不连续性  
欧文·哈里斯、伊塔马尔·拉宾诺维奇、尼尔·弗格森  
和斯科特·巴雷特之间的一场讨论 ..... (191)

---

## 14 美国情景

沃尔特·罗素·米德、艾略特·科恩、鲁斯·薇吉伍德、  
安妮·阿普勒鲍姆、伯纳德·亨利·列维、约瑟夫·约菲、  
彼得·舒瓦茨和弗朗西斯·福山之间的一场讨论 … (204)

## 15 后记

弗朗西斯·福山 …………… (226)

作者简介 …………… (231)

# 1 导言：不确定性的挑战

弗朗西斯·福山

东欧剧变，中国、印度作为重要经济大国的迅速崛起，“9·11”袭击，相对较新的疾病的出现如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和 H5N1 禽流感，卡特里娜飓风——过去的十五年已经证明了如下一点：在全球政治中没有什么如同不确定性那般确定。就像著名的下流保险杠贴纸所暗示的，不好的事情总会发生。但是也有良性的意外发生，而且数量并不比灾难性事件少，这些好事考验着社会理解、适应和锁定好运的能力。

预测和处理过去所认为的极小概率事件，显然已经成为全世界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决策者们均需面对的核心挑战。由《美国利益》（*American Interest*）杂志赞助的这本书旨在应对这些挑战。该杂志 2006 年 5 月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办了第一个年度活动，把有着不同经历和学科背景的分析家、实践者、决策者以及不因循守旧的思想者汇聚一堂。该杂志召集了那些思考不相关联的不确定性的人士和那些也思考不确定性内在本质的女士。这种区别也许看似小事一桩，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人，从情报分析师、投资银行业者到公司财务主管，被花钱雇佣去思考他们职业责任领域内的个别性前景。但是极少有人曾试图去理解为什么未来在本质上是难以预测的，以及与社会和政府到目前为止所能做到的相比，如何以一种更加有系统的方式来减少我们面对未来变



迁时的茫然。

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那些以处理全球政治、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事务为职业的人，在思考未来时抱有特别的偏见。这些偏见产生了一个感性激励结构，致使他们丧失了进行准确预测所需的一般能力。毕竟这些分析师很少因为预告好事的连续性或突然出现而被奖赏，却可能因为未能预见到坏事而犯下终结职业生涯的错误。没人希望自己处在美国太平洋舰队指挥官海军上将赫斯本德·金梅尔（Husband Kimmel）的位置上，日军袭击珍珠港那天他当值。金梅尔上将的密码破译人员已经破译了日本人的“风”码。尽管如此，作为这一情报的首要消费者，金梅尔上将却未能预测到太平洋舰队大本营真的会遭到攻击。被铭记的屈辱之日理所当然地成为金梅尔上将声名的永久安息之地。

相比之下，尽管美国情报界的确未能预测到柏林墙在 1989 年 11 月倒塌，但却没有人因此而被炒鱿鱼。激励上的这种不对称性，致使绝大多数从事国家安全议题的工作人员采取了如下的惯常做法：诉诸最坏情况分析方法，把它作为使自身免受责罚的手段，以防坏事发生在他们的负责范围内或是刚刚超出这一范围。

与之相比，投资银行家和公司则有更多均衡的激励去思索未来。对他们来说，一次机遇未能预见，就可能导致代价极高的后果——事实上，既然一个人在无杠杆的情况下只能失去自己所拥有的，那么上升空间通常是比下跌空间大得多。商界人士的激励结构偏向过度乐观，他们甚至可能犯下被这种结构所蒙蔽的错误。

政府情报界在 2003 年伊拉克被入侵之前对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进行了评估，与这一事件相比，没有哪个事件能够更鲜明地展示出情报界对乐观主义的偏见。联合国视察员在

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进入伊拉克，此后情报界发现它自己身处与赫斯本德·金梅尔相似的形势之中。伊拉克如此接近拥有核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伊拉克精英圈之外任何人在1991海湾战争前的认识。所有相关人员都承受着不能再次被愚弄的巨大心理压力。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联合国武器核查员，到美国的情报界、到他们的法国和俄罗斯同行，人人都假定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拥有的核能力已经超出核查能够发现的部分。2003年伊拉克被入侵之后，世人得知萨达姆政权的无能、腐败和各部门间的相互隔离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许多伊拉克高官（有时包括萨达姆本人）认为本国已经拥有了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而事实上这种能力是空中楼阁。然而，在伊拉克被入侵之前，积极淡化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所意味的危险，可能需要一位勇敢的（或是鲁莽的）情报分析师。有人这么做了，斯科特·瑞特尔（Scott Ritter），尽管他的动机遭受严厉质疑。

当然，未来岁月里遍布于世界历史的所有可能的小概率事件都被预测到，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人能够预测到许多不同的前景，防范所有这些前景也是不可能的。防范战略通常代价高昂，在这一战略所放弃的巨大机会成本与其他替代性选择之间，人们必须权衡得失。那么，在实践中该怎样应对受到意外冲击的问题呢？

本书分成五个部分。包括本章在内的第一部分，介绍本书并审视如下事实：意外，从定义上看，几乎就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例如，《灾难》（*Catastrophe*）的作者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观察到，即使有人能够证明采取措施防范一个极小概率事件，如小行星撞击地球，是划算的，但雇用他的决策者和政治家却不愿意支付成本，因为他们完全不能想象这样一个意外

事件会成为现实。<sup>①</sup> 通常需要一部好莱坞电影或是别的国家发生类似事件，才能使人们把一个意外事件形象化，从而依据它采取行动。

而且，即使一些人能够并且真的准确预测了一个小概率、大影响的意外事件，重要的制度性约束也会使得行动难以被采取。人们可以将此称之为一种具有集体心理特点的“社会层面上的意外”。例如，卡特里娜飓风是美国历史上可以被最充分地预见和进行情景测试的自然灾害之一，但这一事实并未促使地方、州或联邦层次上的负责官员采取适当的防范行动或是充足的危机应对措施。

接下来的部分为“案例：回顾”，更加细致地研究历史上的一些意外案例——好坏兼有——并且探询意外技术和意外事件的社会影响、经济影响为什么没有被预测到，例如前苏联的解体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布鲁斯·博考维茨（Bruce Berkowitz）和戴维·黑尔（David Hale）利用他们的历史与政策知识，明确解释了阻碍决策者和其他人正确预测当时重大事件的制度层面的失败和不局限于个人层面的失败。

第三部分详述了意外在未来的可能案例。威廉·邦维联（William Bonvillian），麻省理工学院驻华盛顿办公室主任，提出了建立制度的方法，以便这些制度能够有意地创造意外——积极的意外——在这一个案例中是为解决能源技术和政策问题创造意外。连接科学模型在二战期间促成了应用科学的进步和此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

---

<sup>①</sup> 理查德·A·波斯纳：《灾难：风险与应对》（*Catastrophe: Risk and Response*），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年版。

gency, DARPA) 的建立与兴旺。基于这一模式，邦维联博士阐明了有效创新系统的精髓，然后他把这一精髓运用于能源技术领域内与 DARPA 类似的创新孵化机构的规划。这一部分还包括由加尔·拉夫特 (Gal Luft) 和安妮·柯林 (Anne Korin) 撰写的关于能源政策的其他方面的文章和由斯科特·巴雷特 (Scott Barrett) 撰写的可能为全球规模的新型疾病的不确定性及危险的文章。

因为理查德·波斯纳所详述的原因，显而易见的是面对小概率事件的心理准备——即使是那些有意制造的小概率事件——既是极其重要的，也是极其难以实现的。接下来的部分，“预测”处理这一问题。

预测所有可能的前景是不可能的，甚至防范其中的一小部分也是不可能的。预测或防范的激励并非不总是存在。毕竟政治家需要在短期内再度当选，因此几乎没有动力去为他们卸任后出现的损失而担忧。然而，仍然有谋划未来的系统方法。一种方法是使用波斯纳概要指出的那种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但需要把未来的成本和机遇进行适当的贴现。另一种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是运用情景方法。这一部分因而以全球商业网络咨询公司 (Global Business Network) 的彼得·舒瓦茨 (Peter Schwartz) 和道格·兰代尔 (Doug Randall) 撰写的文章开始。

彼得·舒瓦茨的职业生涯开始于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 (Royal Dutch/Shell) 的规划部门，他已经为情景规划创建了一种商业模式和事业。他在多年前发现，当一个人的预测是以简单的理性选择模式为基础时，即仔细思考不同前景并为其确定概率的大小，高层决策者将轻易放弃对小概率事件的思考。首要问题是克服思考小概率前景的抗拒心理；他建立的从事情景规划的公司，全球商业网络咨询公司，有意忽略概率，正是为了做到这一

点。舒瓦茨和兰代尔主张，焦点需要放在决策者本身和他们所面临的制度性约束上，这些制度性约束允许他们规避对未来的创造性思考。在本书里，他们展示了对过去二十年情景规划的经验思考。

如同罗伯特·伦珀特（Robert Lempert）在文章中所推荐的，另一种系统的思考方法是选择能够覆盖最大数量的可能前景的健全防范措施。与舒瓦茨和兰代尔相似，他感兴趣的是情景方法如何帮助决策者在其规划活动中取得胆大与心细之间的适当平衡。

技术变化已经推动了许多经济和政治变革。那么，技术预测成为我们世界的重要内容，也就不足为奇。然而，即便是一些有着熟练的成本—收益和情景技巧的技术预测者也不断把大多数事情搞错，未能预见到主要的趋势，而且高估了“最近的大事情”的重要性。当技术专家们以从左向右的方式预测未来时，现实正以从右向左的方式前进，这可能是因为政治和经济变化也推动着技术变化吗？技术预测为什么如此薄弱而且为什么可能将继续薄弱，是米切尔·沃尔德罗普（Mitchell Waldrop）所撰文章的主题，他以信息技术的创新作为基础案例，解释了实现正确预测如此之难的原因。

会议认真关注会议主题的内在本质，这一本质要求关注应对小概率事件的认知挑战，并因此重视超越学术界常见的唯我论习惯。由于这一项目本身以一次辩论和两次全方位的讨论为重要内容，所以这些事件在本书中得到陈述。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什么是可能的”，以斯沃斯莫尔学院的詹姆斯·库尔斯（James Kurth）与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之间的被编辑过的辩论记录开始，辩论的主题是什么可以合理地被称为预测哲学。库尔斯运用他广博的才智创造性地把地缘政治领域与精神领域的发展结合

起来，扩展了对西方衰落的悲观预测。伊斯特布鲁克利用他的著作《进步的悖论》（*The Progress Paradox*），指出那些关注事实而非自身恐惧和直觉的人，将会发现以很多标准来看，世界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很可能继续这一趋势。<sup>①</sup>

这一部分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记录《美国利益》编辑委员会成员的讨论，讨论依次涉及面向未来小概率、大影响事件的国际情景和美国情景。一场辩论和两场讨论激发了新的看法，没有哪一个参与者能够独自灵光一现获得的看法。

没有容易的或显而易见的方法使我们在未来不受意外冲击。然而，重要的是理解具体的障碍，这些心理上的和制度上的障碍首先妨碍我们清晰地展望未来，然后妨碍我们以一种可靠的方式依据洞见行事。本书的文章明确提出了预测突发事件的观念上的问题，提供了对多个领域和议题中的不同可能前景的窥测，而且甚至可能就如何规划应对这些前景提供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实际可行的建议。《美国利益》致力于推进的正是这种创造性思考。

---

<sup>①</sup> 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进步的悖论：为什么生活更好而人们感觉更坏》（*The Progress Paradox: How Life Gets Better While People Feel Worse*），纽约：兰登书屋（Random House）2003年版。

## 2 思考灾难

理查德·A. 波斯纳

灾难，在我使用这个术语时，它是指引起重大伤害的突发事件。定义的两部分在逻辑上契合，因为大多数预料之内的有害事件会被预防措施减轻，预防措施通常会或至少有些时候使它们不具有灾难性。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家至少使更精准地预测自然世界成为可能，他们也许能够预测不能被阻止的灾难（以及阻止一些不能被预测的人为灾难）。为了更准确一些，我用“小或未知概率事件”这个短语来代替“突发事件”，即根据统计学家在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所做的有益区分，这个事件要么是低风险的，要么是不确定的。

灾难在人类历史上足够常见，把一系列小或未知概率事件描述为“常见”的，并不是一个悖论。这是因为大量的可能性事件的极小概率能够合计成一个接近1的概率。但是——此处存在一个悖论——应对灾难的问题已经变得更加重大，恰恰是因为不能够被避免或减轻的灾难的范围已经变小了。例如，直到不久前还没有理由担心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因为不能够做些什么来阻止它，几乎也不能做些什么来减轻它的影响。现在，通过精心测绘那些与地球轨道有交叉的小行星轨道，有技巧地部署火箭，能够将危险的小行星推出它们现在的轨道，灾难性的小行星撞击地

球能够被阻止。<sup>①</sup> 现在，海啸的早期预警系统也是可用的。因此，考虑到需要投入的人力和技术资源也能够被用于别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防御措施是否应被采用。确认的可预防灾难数目越多，资源配置的问题也就越难。

科学的发展也造就了其他事情：它正在制造更多的灾难性风险。就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风险也出现在更多外行人难以理解的科学发展领域，例如转基因作物、纳米技术和机器人技术。通过使促进全球变暖，并使某些地区更易遭受灾难和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能被买得起，急剧的经济和人口增长也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就易受灾难而言，2005年8—9月的新奥尔良大洪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发展除去了阻挡洪水的自然屏障。就购买能力而言，在生物武器方面有一个尤为邪恶的结合，因为这些武器正在变得更加致命，同时它们也正在变得更加低廉，而人民与国家正在变得更加富有。邮寄炸弹的恐怖分子用书信炸弹进行袭击；一个具有生物工程学技能的生物学方面的邮寄炸弹的恐怖分子，也许很快就能用装有合成天花病毒的喷雾器进行袭击。

除此之外，地缘政治的变化与此类武器日益增加的可获得性相结合，正在增加灾难性袭击的可能性。具体来说，我在此指的是具有末日目标的全球恐怖主义的崛起和排除有效威慑的自杀式袭击方法，广大穆斯林世界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和（对西方及其盟友的）敌意以及全副武装的“流氓国家”的出现，特别是（在当前）伊朗和朝鲜。

总之，与以前任何时候相比，现在有更多的灾难性风险

---

<sup>①</sup> 艾伦·W·哈里斯 (Alan W. Harris): 《忧天小鸡是正确的: 来自小行星或彗星撞击的风险》 (“Chicken Little Was Right! The Risk from an Asteroid or Comet Impact”), *Phi Kappa Phi Forum*, 2006年冬/春卷, 第32页。



是我们可以富有成效地为之担心的：更多的风险和更大比例的可预防风险。这是一种让人棘手的状况，而根本原因则有三点：第一点是心理上的，第二点是政治上的，第三点是分析上的。

## 心理不适

心理问题使人们，甚至是大多数官员和许多智力上有天赋的人们，难以严肃地思考还没有发生的灾难。严肃且富有成效地思考飞机坠毁、森林火灾、心脏骤停和其他常见灾难（大的或小的），是无需想象力的，因为这些事件发生的足够频繁以至成为一般经验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事件无需被想象。但是，思考那些绝对需要想象力的事件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这一观察所具有的启示常常被低估。想象力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也是一种高度不完美的资源，因为思考尚未发生的事情，在本质上比思考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困难。首先，概率——事情可能或不可能发生——远比频率——事情迟早将发生——难以估算得多。人类的想象力也会被概率迅速地淹没，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数量只是一个有限的数字，而可能发生事情的的范围实在是无限的。个人、政府甚或超级计算机都不能思考数量无限的事情。因此，可能的可预防灾难的数量越大，需要思考的就越多，这意味着对社会想象能力的巨大需求和这种能力的潜在耗竭。

认知负荷超载的问题被这一事实加剧——在这里我逐渐过渡到应对灾难性风险的政治阻碍——即人类头脑使用概率术语进行思考有着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当概率较小时。这个问题不是必须